

人與物

人與物之緣，難以言明；人有時迴避物，物有時也在迴避人，不想為某些人所擁有。此言聽來有點玄，但有關的妙事實在不少。因而有此言：「是您的歸是您的，不屬於您者強求也無用。」

人們購物，心雖想買心頭好，但理性的消費者會要求一個合理的價錢才去擁有；討價還價之餘，大家僵住了，結果交易失敗。表面看來是不歡而散，實情是理性克勝了欲望。

這類的故事聽多了？有人明明看中了物件，千方百計要擁有它，緊張的籌措工程完成了，趕去現場才發現分秒之前來了個購買者，心頭好剛伴隨著新主人揚長而去；這種情況最好便是把它忘記得一乾二淨，逃跑的新娘現在禮服都換上了黑色，何可惜之有。

微塵城市與無頭城市

琴台聚

雨希的短篇小說集《隱物：The Unfold Tale》裡有一篇〈微塵城市〉，講述兩母女的命運，被遺棄的母親叫「塵」，離她而去的兩女兒寫了四封信給她，信中透露一個男子與兩個女子的愛與傷害，「塵」是旺角的「一樓一風」，老了還打扮得像少女，她將女兒陳微交由姊妹養育；「陳微六歲才第一次見她母。她姊妹仔，再乘渡海小輪到旺角，姨母說，過了海就會看見你母……」

陳微的人生哲學很簡單：「凡事只要拖，一直拖下去，拖得久了，就一定會有所改變，這道理太簡單了，一如凡物都會腐爛，而腐爛之後，爛透了，又必然會再發生機……」陳微的第一個男人是有婦之夫，後來嫁了第二個男人：「男子突然開了燈，陳微拿手遮著光，他突地開了燈，開了燈就看到沒有血，開了燈就看到陳微骨上的紋身，「陳微拿手遮著光，恰是遮了眼，不看不聽不說。陳微任由男子搖她……」

兩代女子，陳微和她的母親「塵」一樣微小。這小說的許多細節，也像「塵」一樣微小。還有她的「姨母」，她的「姨姨」，未了，「那些死去的人，將會和光同塵，直到永遠。」

中國的城市設計和商業

古今談

許多人都說，中國的文明就是農業文明。這種說法並不正確，我們的祖先就有進行長途商品交易的智慧和文明。商業文明的標誌，中國很早就有了貨幣。原始公社的後期，有虞氏的首領舜，是進行商品交換的專家，傳說舜「作什器於壽丘」(今天的山東曲阜)。「就時於頓丘」，「就時」乃看時機和差價，頓丘乃今天河南濬陽。即把自己部落所生產的陶器和生活用具，賣給了缺乏這些生活工具的部落，傳進(即今山西運城)生產很多食鹽及用品，但是沒有運出去，舜即低價賤賣，商品販運距離一千多公里。舜知道傳虛之食鹽是重要的戰略資源，掌握了他就可以幫助部落興旺，於是，把自己部落的政治中心，從山東曲阜搬到了靠近傳虛鹽地之蒲，至今蒲州仍有舜廟。可見中華文明的發達，也是商業文明所帶動的。堯舜都是古代的聖人，其實兩人對於振興經濟的作用非常巨大，受到了民眾的擁戴。長途的貿易運輸，使這些領袖人物增加了廣闊的見聞，獲得了更加廣博的知識，使他們的才幹出類拔萃。

中國古代有了物質條件之後，就要有交易的工具，就是貨幣。堯舜時採用珠玉為貨幣，生產工具，食鹽也是交易的媒介。到了夏代，把白色的貝殼染黑為貨幣，到了商代，採用白色的貝殼，五貝串為一串，用繩索綁住，兩串掛在頸上，一串為「貝」，兩串為「朋」，反映了象形文字的特色。到了今天，中國許多和金錢、貿易有關的詞，都有貝字旁。商朝的時候，貿易已經有了規模，城市開始出現，稱為邑，貴族住城中，城中也有「市」及「肆」，列肆成行，是說商品要進行分類，不會混雜，同一類的商品排為行列經營，叫做肆。有專門的官員進行管理，對於斤兩、質量都有嚴格的要求，並且收稅。市在城市交通入口的地方，和貴族居住的地方分開，一般在城市的東部、西部，就是購物稱為「買東西」的由來。

城市設計是四方形，居住區域和貿易區域分開了，這對於環境衛生、城市管理、交通運輸、貯藏貨物、活躍經濟、生活方便都有積極的作用。中國的城市建設，很早就注意到城市的經濟活動，擴大經濟體積，善於管理住宅和商業關係的問題。香港的衛星城市設計，全部抄襲英國。所以，香港的新界北都沒有商業和娛樂業，如果新界居民要到香港的市區銅鑼灣或者旺角購物，交通成本很高，出現了不少新界地區的青年，十八歲也沒有到過銅鑼灣的奇怪現象。新界的就業機會也比港島區低得多。這種同一個城市內的地區差異，完全是城市設計所造成的。香港已經響起了要求開放新界北區作為商業和娛樂的新市鎮的呼聲。

……「維娜一直活在白色恐怖之中，後來失蹤了。」支線是在住進中途宿舍的童年記憶：「母親在家門口坐著，在加工廠拿回來的衣服，她騎著三輪車在木屋群中來回，她一次又一次回到母親面前……她忽然迷了路……」她一回頭，就是家門前了，母親說不見了。母親老把父親喚作「猴子」……「母親在家門前，揮動菜刀，追趕紅髮女子。」

生活語錄

參加郵輪的台灣六天五晚遊，在甲板上見到世俗人情，頗可一記。在船上可以看到不少像我們這樣的公公婆婆，有的還坐上輪椅，由兒女推着。吃自助餐的時候，還由兒女去盛上食物，送到跟前。看到這些溫馨的場面，未免感動。現今有孝思的兒女不多，在報刊上看到的更多的是虐待父母的新聞，更不乏因財傷情的家庭慘劇。

在郵輪上看到親子活動的更多，差不多有近半乘客帶了孩子，從幾個月大的到十一二歲的都有。現在是放暑假的時候，小學和幼稚園都停課了，正是帶著孩子旅遊的好時光。船上也不乏兒童遊樂的場所，游泳池、舞蹈室，每晚的「大騷」，都是少年兒童的好去處。不過小小的圖書館卻缺乏兒童的讀物。當然，小孩子們好動，也不會靜靜地進入圖書館看書。

這時候我想起我那十六個月大的小孫子，如果能攜同他前來郵輪上那有多好！六天的朝夕相處，一定能增進爺孫之間的感情。現在幾個月見面一次，他總依偎在母親的懷裡。雖然幼小的他會對爺爺也有印象，他曾在電視熒幕上見到我的鏡頭，啾啾地指着想說話。是的，骨肉來一次親子之遊，心靈上一定得到更大的滿足。

融洽，互助互愛漸成風尚。近年來我所在的這幢樓選被評上了「五星級文明樓」。現在，常聽一些人報怨了外地受當地人歧視，媒體也常有這方面的報道，說近來一些地方接連發生了本地人與外來務工人員的摩擦事件。誠然，改革開放的大潮，使得人口流動越來越頻繁，進城務工人員、外地婚配人員、異地居住



鄰居要互相包容，和睦相處。

我居住的小區是當地最大的開放式小區，小區內有100多幢樓房，4000多戶居民，人員結構複雜，除了當地的外，還有不少是外來人口，尤其是我的這幢樓，五湖四海的特別多，有四川的婚配妹，有重慶的移民，有山東、湖南、浙江等地的務工者，還有大城市來的養老人員等，號稱小區裡的「聯合國」。

氣多了。看見他們都主動打招呼，平時有個事上海老夫妻不在這裡，也熱情地幫他們照應。安裝數字電視時，樓道鄰居還專門打長話通知他們來辦理，彼此真的就像一家人。外來的上海老教授為了能盡快融入當地居民中，主動「禮賢下士」，贏得和睦的鄰里關係，這讓樓長很受啟發，於是他以此「樓道新風」為契機，創辦了「樓道文化」，用「樓規民約」、「鄰里格言」、「鄰里新風尚」、「鄰里在線」等來引導當地人和外地人互相包容，和睦相處。這讓鄰居們特別是外籍人員很受啟發。漸漸，同樓的外籍人員都不再堅守「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的理念，主動和鄰居們打起招呼，以自己謙和的言行來融入當地人大家庭。有的見樓道燈壞了，主動買個燈泡換上，而不要對門鄰居分擔費用；有的在小區做生意的，看見同樓鄰居都客氣地在秤上讓一點；有的有水電修理之長的，還免費幫同樓鄰居服務。當地鄰居受此感染，也都作出了友好姿態。如此，同樓的外地人和當地人的關係漸漸和諧

人員等在一個城市一個小區甚至一幢樓裡比比皆是，如何使不同領域文化相融，使不同地方的人能和諧共處，理應成為社會管理的一道新課題。竊以為，除了各地政府消除「地方保護主義」的壁壘，制定「一視同仁、人人共享」的「新市民」政策外，當地居民也要有一種包容的心態對外來人員敞開胸懷，而外來人員更要以積極的舉動，主動融入當地的文化習俗中。事實上，人與人相處並不複雜，矛盾多數來源於自尊和習性。作為一個外地人，到了一個地方，不管你是短暫停留還是長期居住，既然來到這個城市，就要多了解這個城市的文化和居民的生活習俗，不要老是想著我的家鄉是怎樣的，我在家鄉是怎樣的，要學會主動融入。當你主動向對方示好時，對方也會敞開胸懷接納你、包容你。我所寫的「小區裡的『聯合國』」其實也是各地城市不同地域人群集居的一個縮影，它在衝突與轉化中實現了交融，這對我們不無啟示和借鑒意義。

這外來人口的湧入，多少會引起當地人心底潛伏的排斥情緒。就好比大量的華人湧入海外並影響當地就業情況一樣也會遭到人家的反感。因而這些外來人口剛住進時，我們這些土生土長的當地人除了對他們「冷處理」外，還有意識地挑他們的「刺」，有時樓道裡出現痰跡、紙屑等也異口同聲地裁定是這些外來人口所為。更麻煩的是在小區農貿市場，這些做生意的外來戶幾乎無一倖地全受於了當地生意人的狙擊。先是重慶三峽賣水麵的老張麵攤子被人掀翻，這個老張為人耿直，不善於逢迎，他擺的麵攤與一當地的麵攤僅十幾步之遙，又是賣的同一品種，況且老張賣的水麵身壯，品相、吃口都不錯，況且他這賣水麵的人很多，這自然影響了那當地人麵攤的生意。最初，那當地人還不敢動粗，只是讓老張到別的地段去賣麵，老張不理，心想憑甚麼我聽他的，公平競爭。後來當地人見老張不買賬，而自己生意日益受損，乾脆喊來幾個幫腔的，一下子將老張的麵攤掀翻，還惡狠狠地威脅老張再擺在這裡就再掀翻。老張氣不過，叫來城管協管員論理。而那城管協管員只是敷衍了事地說了幾句滋事者，並沒有處理。老張見勢頭不對只好換了個地方擺麵攤。接著是安徽賣烤鴨的老胡被顧客掀翻，說烤鴨不衛生，晚上吃了夜裡肚子疼，又

嘔又瀉，讓老胡報銷藥費並賠償損失，否則就到衛生監督所舉報。老胡一下子懵了，因為他是個誠信守法的攤販，從來不敢將有問題的烤鴨賣給顧客，怎麼會發生「衛生門」事件呢？再說，昨天賣出的烤鴨有幾十隻，其它顧客吃了都沒事，唯獨這位顧客有染？聯想到前天與當地人擺的熏燒攤為地盤吵了一架，心想該不會是找人來滋事吧？放眼望去，當地熏燒攤主一副悠然自得幸災樂禍的樣子，這更證實了他的判斷。越想越氣，本不打算理這位尋釁的顧客，但看到他五大三粗一臉兇氣，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樣子，老胡又有些膽怯了。心想還是息事寧人吧，萬一舉報到有關部門，這名聲傳出去，吃苦的還是自己。於是只好忍氣吞聲地「賠了夫人又折兵」。而浙江賣茶葉的吳嬌、湖南釀酒的老鄧等都不不同程度地吃了當地人排斥的苦。最傷腦筋的是山東賣花生的老劉，剛剛才做第一筆生意，就被罰款200元，原因是他沒有辦臨時攤點證。老劉只知道這道開放小區可以默許設攤擺點做小生意，哪裡曉得還要掏錢辦證啊。而當地攤販有的也沒辦證不照樣經營嗎？

排斥歸排斥，時間長了，小區裡的當地人對外來人員也漸漸有些包容了，畢竟人家千里迢迢到這裡來生活也不容易。但還是對他們有一種隔閡感。破冰之舉緣於上海的一對老教授。這對老夫妻在這裡買了座房子，一年中有半年時間來這裡養老，說這裡空氣好，生活方便。起初人們對這對上海老夫妻也是不理不睬，心想你上海老教授與我有甚麼關係？可當這對老夫妻主動拜訪樓道鄰居，每次回來都帶點小禮品送給同樓道的鄰居，見到鄰居家小孩有高考的還指導他們填報志願後，人們對他們客

結果在登機橋入口，掃描登機證後顯示登機橋為紅色，我未能順利登機。穿紅色制服的妳自同事身後適時出現，表示要量我的隨身行李。妳的表情告訴我，這名乘客不誠實，會把多出來的物品塞到手提行李企圖超重量。但經過量重證明，那只是妳的錯誤估計和懷疑。手提行李的重量與剛才一樣，因為它根本就未被打開過。眼見我不把手提行李分開包裝，可惜妳正眼沒再看我那兩袋東西的行為，已成功把我那兩袋東西多出一袋只放了一件襯衣，而更大的問題還在於，那航班由返港與經港飛台兩班合併而成，乘客只有三分之二。所謂安全關注是從何談起？

當時妳要求我丟掉約六公斤左右的物品。六公斤衣物約有多少件，相信大家都說不準。記得當時我曾經問：「航運乘客如此疏落，該還未客滿，可否通融一下？」妳沒任何表情。結果先後量重三回，方符合閣下的要求。離開登機橋前，妳問：「你會把東西丟掉嗎？」我的回覆既簡單又直接：「當然。」

感情。現在幾個月見面一次，他總依偎在母親的懷裡。雖然幼小的他會對爺爺也有印象，他曾在電視熒幕上見到我的鏡頭，啾啾地指着想說話。是的，骨肉來一次親子之遊，心靈上一定得到更大的滿足。